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白发狂夫>>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白发狂夫>>

13位ISBN编号：9787807294818

10位ISBN编号：7807294817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

作者：王川

页数：38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镇上有一大片乌瓦屋，都沿潜溪河密密地排了，当中又挤进一条官道，有五、七尺来宽，将镇分作两半。
麻石板铺就的街面，上面印满了秦汉以来的车辙蹄印，两边支出的屋檐极长极低，向街心伸延着。
最仄的地方，若有人担柴横着进街，便要扫落两旁的檐瓦。
檐口照例乌黑，红红白白地悬一些辣椒大蒜，点缀出一点鲜亮。
下面坐些婆婆子，悄没声地弦线。
也有若干铺子，卖一些一针头线脑，洋纱百货，其中有几家饭铺酒馆，放出许多的芳香和喧嚣的市声来，在镇的上空訇訇地响。
正是掌灯时光，镇上便亮起无数昏黄的光点来。
滑竿在一盏写有[川北客栈]字样的灯笼下停住下了，立刻便有人上来招呼：“客人，歇店喽！
罩子床、花被盖，铺陈干净，茶水方便呐！
”一边帮着提包袱，让进写着[仁宦行台，安寓客商]的号灯和“未晚先投二十八（宿），鸡鸣早看三十三（天）”的对联的大门里去。

<<白发狂夫>>

作者简介

王川，1947年生，江苏镇江人。
作家、画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镇江市文联副主席，镇江市作协主席，江苏省作协理事，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
同时进行文学和美术创作，至今已发表有350万字的文学作品，著有《白发狂夫》、《一佛一世界》、《婚姻大斜谷》、《狂石鲁》、《美丑大典》、《五色廊》和《云雀之声》等14部书和一部电影。
创作发表了200余幅美术作品、3600多平方米的壁画，作品参加过国内外多个美展。
长篇小说《白发狂夫》获[人民文学奖]，入选[建国六十年优秀长篇小说五百部]。

书籍目录

楔子上卷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中卷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下卷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今天，成都的少城公园门口热闹非凡，不仅增设了几十盆花卉盆景，插了十几面红绿彩旗，还陈放了一只大喇叭的留声机。
几十辆乌黑锃亮的黄包车停成了一排，其间还夹有几辆“奥斯汀”和“福特”。
身穿长袍马褂或西装或戎装佩剑或旗袍的男女们一个个从中钻出来，在欢快的乐曲声中，走进那高矗着的“辛亥保路死事纪念碑”旁边的一排平房里去。
在平房的门楣上，悬有一条青布做成的横幅，上面用隶书写着“同窗画展”四个大字，在阳光下分外耀眼。
画展的主人之一，成都“锦江美专”的校长苏梦蘅身穿黑色西装，扎一副土红色的领结，风度翩翩地站在画展门口迎送宾客，一一向前来道贺的人们致谢，然后请来人在一本极大的用蜀锦装裱封面的册页上签名题词。
遇到特别重要的显赫人物，苏梦蘅还得亲自陪着看画展、讲解作画的过程。
今天恰逢成都难得的好天气，阳光暖暖地照着，几圈跑下来，他已是气喘吁吁了，脑门上都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一闪一闪地发亮。
画展的正厅里，陈放着一张花梨木的太师椅，上面端坐着苏梦蘅的父亲苏敬诚，也在拱手抱拳地答礼，他是在昨天特意从家里赶来参加画展开幕式的。
“老太爷，大公子开画展，恭喜啊！”　“哈哈，同喜同喜……”　“我们长官从来不出席这种仪式，这次却亲自来了。”　“实不敢当，实不敢当，有劳麟趾了……”　“这次大公子学成归来，等于得了一个翰林，真正是家学渊源，无愧于乃祖父啊！”　有人凑上来：“老太爷，八百多年来，苏氏族谱上书香不绝。
想当年，三苏父子名满天下，功垂巴蜀。
不想老太爷今日九子荣耀，远胜乃祖三倍，真正是‘父为宰相子状元’，可喜可贺啊……”　“当年坡公赴京，中了殿试第二名。
今日大公子既得了本国的功名，又得了东洋的文凭，可谓学贯中西，有乃祖风范啊！”　苏敬诚摇着一把泥金扇，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这次犬子能从东瀛学成归来，也是托了列祖列宗的洪福。
本来我想，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聚敛点财富、办点实业，都不失为稳妥的好办法，没想到梦蘅要去学画！
此事风雅虽风雅，可是于国于家无补啊……”　“老太爷此言差矣，当初坡公诗书画三绝，为后世所称道。
就是宋徽宗，也开画院取士呢。”　“是啊，犬子学画，也算是苏门遗风吧，哈哈……当初，梦蘅从日本回来路过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要聘他到上海美专任教，可是他念及桑梓、兼之双亲，就毅然辞了，回来以后，和几位同仁创办了这所‘锦江美专’，以课馆为生，也不失读书人本分吧……”　“哎，老太爷莫要如此谦言，大少爷这次画展的成功，既是光耀门庭，也是泽被桑梓嘛——”　苏敬诚极为高兴，一拱手：“各位请看画，中午请到‘状元居’小酌——客居简陋，比不得在舍下家宴，只得简慢。
请——”　“哪里哪里，苏府的排场从不会简慢的……”　“请——”　的确，在家乡，苏府可以算得上是书香门第、诗礼世家了。
苏梦蘅的祖父是北宋文忠公苏辙的二十九世嫡孙，战乱时从眉山县迁来这里落了户，后又进了学，放了外省道台。
后来告老还乡、衣锦荣归，在县里买地置宅，成了举县的首富，黑漆砖雕的大门楼上挂着朱底泥金的“千顷牌”，极为荣耀。
到了苏敬诚这一辈，虽说断了以科举进仕途的路，但还是县国学会的会长，同时还兴办实业，开着十几爿铺子，远在成都、重庆、雅安都有分号，日子十分红火。
苏府高门大宅、庭院深深，十几进乌酣酣的屋子占了半条街，八字形的门楼是一色的水磨青砖砌成，

两旁的影壁是雇了徽州工匠用砖雕成的两大幅“福禄寿”，一副传世的对联贴在门口：“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是颇为自矜的。
　苏敬诚却是一个不学无术、生性奢侈的人，专好玩乐，人称“公爷”。
他仗着家业殷富，不思仕途，整天斗鸡走马、吸烟赌钱、吃喝玩乐。
他嫌原有的宅子不够气派，便将紧邻的一大块地皮用重金购进，从苏杭请来许多江浙工匠大兴土木，修建了一座“悦园”。
苏敬减便将开当铺、古玩店收来的若干古玩字画藏在园内“萃华阁”上，经常在此宴游宾客，招戏班子唱堂会，甚至自己也粉墨登场，以“票友”身份在红氍毹上反串一出《玉堂春》。
　苏敬诚一共有九个子女，六子三女，嫡出庶出都有。
都是“草字头”排行，按年序是：梦蘅、荩蘅、蓼蘅、芊蘅、芗蘅、芸蘅、芝蘅、荆蘅和芷蘅，其中除芊、芸、芝是千金外，其余全是公子。
　长子苏梦蘅长得清秀古奇，傲岸而潇洒，自小就喜欢画画，常到“萃华阁”里去翻看、临摹那些古字画。
比他小十岁的九弟苏芷蘅也常上这里来看他画画。
苏梦蘅很喜欢这位聪颖天成的幼弟，便教他临一些陈老莲画的《水浒叶子》或《芥子园画传》之类的范本，教他一点笔墨方法。
后来，苏梦蘅到杭州“国立美专”去上学了，以后又出了洋，小芷蘅也日日习画不息。
　昨天，苏芷蘅也随着父亲来到了成都，现在正在画展上替大哥陪客看画，前后照麻。
　苏芷蘅平素对他这位名为兄长、实则为师长的大哥很是推崇，由于已有几年不见了，他便趁这个机会将大哥的画仔仔细细地看了个分明。
　这次画展，苏梦蘅共展出了五十幅画，大多是他在杭州和日本求学时的精品，有的还经名家题了字、加了跋，全部用绫装裱一新，极为整齐。
　大哥的笔力功夫确实很深。
他从清初的“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和王原祁人手，追学到明代的董其昌和“元四家”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和吴镇，再由此上溯到宋代的董源、巨然，已经具有了工整稳健、明净清脱的特点，他特别注意追求笔法的虚灵拙秀和墨色的醇厚华滋。
他曾经临摹过许多历代名作，对那些名家的技法已经烂熟于心了。
在给学生上课时，他能够随手勾勒出一棵树、一块石来说明某一流派的作品特点，仿佛那些古人的作品已被他分门别类地分解成了各种峰峦、矶石、树木、房舍或舟车而储于囊中，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示范似的。
仿佛王石谷、董其昌、龚半千或王蒙已经借他的躯壳还魂了一般。
苏芷蘅看到，画展中的那幅《峨眉翠谷》，是先以淡墨勾皴而后施浓墨，先用湿笔而后用焦墨，再层层皴擦，使之表现出苍郁而深秀的效果。
然而，他又觉得，这幅画的构图章法、布局安排和树石的技法却是和元代王蒙的那幅《青卞隐居图》十分相似，《峨眉翠谷》甚至可以说是《青卞隐居图》的变体画！
　还有那幅《悦园香雪图》，那是苏芷蘅当年亲眼看见大哥在“萃华阁”里画的。
那天下了一场川西平原难得一见的薄雪，悦园里的百十株寒梅也放了花蕊，在远山的衬托下，愈显得水瘦山寒。
大哥喝了两杯暖酒，顿生了画意，就取来宣纸，在阁上对景写起生来，前前后后、浓浓淡淡地画了有半天时光，才完成了这幅画。
现在，这幅画就挂在展厅的壁上，可隔了几年再见到它的苏芷蘅一眼就看出，这幅画简直和元代倪瓒笔下的那幅《汀树遥岑图》一模一样，大哥原来是在“默画”啊！
　苏芷蘅心中微微一怔，匆匆地绕画展寻觅了一遍，仔细地揣摩起其他画来……终于，他失望地发现，几乎每一幅画都有师法古人的明显痕迹。
大哥似乎是在唱一支古老的歌，这支歌几千年来代代流传，几乎没有变过样！
　奇怪的是，大哥的绝大多数画的下角都缀上了表示售出的红纸条或名片，那幅标价二百五十元的五尺整张的《峨眉翠谷》下，竟堂皇地写着　“××军长欣赏”的字样。

二百五十元！
要知道，在成都，一千元大洋就能买一座公馆！
苏芷蘅眨着眼，真有点惶惑不解了。
忽然，苏梦蘅神色慌张地夹着几轴画走来，匆匆将苏芷蘅拉到里屋，关上门，伸手抓住他的肩膀问道：“九弟，那批画都是你从家里带出来的？
”　苏芷蘅不解地问：“啥子画？
”　苏梦蘅划了一下手，焦躁地说：“家里‘萃华阁’藏的那批古字画，我让爸爸和你带到这里来给我上课用的……”　“昨天下午，不是都交给你了吗？
”　“是啊……我是问：是从家里带出来的？
路途上有没有被人掉换过？
”　苏芷蘅摇摇头。
“拐了，拐了！
”苏梦蘅放开苏芷蘅，脸色灰白、满头虚汗地坐在椅子上，口中嚷道，“这批画给人掉了包！
全是假的。
”　苏芷蘅给他倒了一杯水：“咋个看得出来？
”　苏梦蘅打开手边的几轴画说：“你看，这些画都是明代和元代人的，可这纸却是道光年间的！
怪不怪？
我在家里的时候，都临过这些画嘛，明明都是真品——你想，‘裕和当’里那些收当品的朝奉眼睛好毒，会收假货？
可啥子时候给这些赝品掉换了呢？
”　苏芷蘅带着一种狡黠的表情站在一旁，只是不响。
……

编辑推荐

如果将历史进程比作是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的话，那么它绝不是一条永远澄静如练的碧水，它时而会掀起滔天的浊浪，时而也会泥沙俱下、吞州漫县；时而也会怪戾如一位暴君，杀戮掉无数无辜的良民百姓。
然而它不屑回顾，只是一泻千里地向前，向前。
只有当水落石出、潮平沙软的时候，人们才会倾听那些刚刚洗去蒙尘的幸存者们诉说他们的余悸。
人民文学奖获奖作品，入选建国六十年优秀长篇500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